

第一章 一個吃排骨，一個做排骨

六月三伏天，赤日炎炎。

柳九九收完帳回九歌館的路上經過柳城河，擦汗的手帕被一陣歪風吹進了河裏。

柳九九「嘿」了一聲，撿了根竹竿撩起袖子去打撈手帕。

柳九九樣貌生得討喜，白嫩圓潤的包子臉，就像剛從鍋裏撈出來還裹著一層水的湯圓，一雙眼睛就跟浸了水的黑葡萄一般，水靈清澈。她的身材尚不算纖瘦，卻另有一種水靈的豐腴美。

她手握竹竿踮著腳，生怕摔進河裏，笨拙的摸樣就像一團絨毛小白兔，水面上漂浮的手帕被她用竹竿越搗越遠。她望著越漂越遠的手帕，蹙著一雙小眉頭，攥緊饅頭小肉拳，氣得在原地跺腳「哼」了一聲，丟下竹竿放棄打撈手帕。

正準備轉身離開，她眼前卻忽地一花，產生了幻覺——她瞧見水裏倒映著一個穿著黃衫身姿俊朗、負手而立的男人，她怔住，回神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回身瞧瞧四周。

可這四周除了她，再沒有任何人，也沒有什麼黃衫男子，那……水面上倒映的黃衫男子是誰？柳九九再定睛看時，水面上倒映的只有穿著綠衣衫的自己。

眼花、眼花，一定是她沒吃朝食餓得頭昏眼花了吧？可是她為什麼會看見一個男人啊？難道是她的夢中情人？

柳九九覺得不大可能，她的夢中情人是糖醋排骨、糯米雞……

她抬手捏了捏脹痛的太陽穴，暗自思忖，回頭得燉兩隻豬蹄寬慰一下自己的肚子，做為一個廚子，斷不能容忍自己餓得頭昏眼花……這般想著，她轉身邁開步子往回走，但她剛跨出沒兩步，腳下一滑，身子沒穩住，整個人朝後一翻，「撲通」一聲栽進了河裏。

柳九九不會泅水，她在水裏浮浮沉沉噙了一口水，連呼救聲都喊不出，就在她快失去意識的時候，她聽見耳畔有個清潤微怒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這糖醋排骨給朕倒掉，朕不想再看見這麼噁心的排骨！」

從此人的語氣裏便可想像出聲音主人的震怒和無奈。

柳九九噙了一大口水，難受得要死不活。做為柳州城最好的廚子，她平日裏最見不得誰糟蹋食物，尤其是糟蹋她摯愛的排骨，在她心中沒有做不好的排骨，只有做不好排骨的廚子。於是她攥緊肉肉的拳頭在水裏一邊撲騰，一邊秉著職業操守大吼了一聲，「暴殄天物遭雷劈！」

是嘛，暴殄美食就該遭雷劈！

隨後她又噙了一大口水，眼前一黑，徹底沒了知覺。

而那男子聲音的主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此刻在京城皇宮乾極殿內，坐在鋪著橙黃墊、雕花楠木椅上用午膳的周凌恆。

乾極殿正殿以琉璃黑磚鋪地，細緻的石料上映出殿內陳設的模糊影子，大抵是為了彰顯九五之尊的崇高身分，殿內的擺設一片橙黃。

周凌恆的目光掠過一桌的珍饈佳餚，一雙銳利的眸子直接落在正中那盤糖醋排骨上。他用眼睛仔細辨別這道菜，忍不住蹙起眉頭，僅瞧色澤以及鮮濃的湯汁就知其味不佳。

一旁伺候周凌恆用膳的太監和御廚望著眉目緊蹙的皇帝，皆捏了一把汗。有強迫完美症的周凌恆恨不得掀了四方桌，抽出寶劍把御廚給剃成禿子送進感業寺裏當和尚！做糖醋排骨竟然不撒芝麻，這御廚新來的？

這種不撒芝麻的糖醋排骨，斷不能忍！

周凌恆一拍桌子，指著桌上那精緻銀盤裏盛裝的糖醋排骨，怒火中燒道：「這排骨能吃嗎？選料太瘦，湯汁過於濃稠，糖太多，油水不夠，你是想將朕矜貴的牙縫給塞得滿滿當當的嗎？這糖醋排骨給朕倒掉，朕不想再看見這麼噁心的排骨！」

御廚嚇得渾身發顫，因為一盤排骨掉了腦袋可不值當，他抬起袖子擦了一把汗，彎著腰從太監手中接過銀盤，正準備端著排骨退出去，就聽陛下一聲吼——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御廚一顆心還沒放回去，被皇帝這一聲吼嚇得三魂七魄都快散了，他舉著排骨跪下，哭喪著臉道：「回……回陛下，小的什麼也沒說。」

周凌恆怒視著御廚，一雙眸子沉如幽幽古井，「朕方才分明聽見你說『暴殄天物遭雷劈』，你咒朕遭雷劈，好大的膽子啊！」一個小小廚子膽敢對他出言不遜，翻天了！

罰，必須罰！

「小安子！」

伺候周凌恆用膳的太監上前一步，領首道：「陛下。」

周凌恆指著御廚，「拉出去剃了頭送去感業寺當三個月和尚。」

小安子忙命人將御廚拖出乾極殿，等離了乾極殿好遠，小安子這才對御廚道：「你莫要覺得委屈，陛下近日因為排骨魔怔了，被陛下送往感業寺當和尚的御廚有一、兩百個，你這一過去，正好可以同那群老廚子作伴。」

御廚欲哭無淚，眼巴巴望著小安子，「公公，我方才啥話也沒說啊，陛下也太……」厚顏無恥誣衊人了吧？

小安子拍了拍御廚的肩膀，表示同情，意味深長地道：「帝心難測。」

殿內的周凌恆全然沒了食慾，他氣呼呼地坐回椅子上。這年頭的御廚膽兒真肥，詛咒他天打雷劈也罷，還非得裝個女人腔調，以為裝成女人腔，他堂堂天子就辨別不出了嗎？

而說起他跟糖醋排骨的「孽緣」，皇城內的廚子們是深有感觸。

周凌恆當太子時，機緣巧合之下愛上了糖醋排骨，登基之後對糖醋排骨的要求越發苛刻，曾在京城廣貼皇榜招納御廚，但凡京城有些名氣的廚子都跑去宮中應試。之後不過三個月時間，先進宮的那撥廚子得罪了周凌恆的「舌頭」，統統被罰去感業寺當和尚，輕則三個月，重則三年，之後進宮的幾撥廚子也無一倖免，全被送去當和尚。

京城內僅剩的一些好廚子不敢再進宮，更不敢再展現自己的廚藝，以至於京城酒樓的菜越發難吃，短短三年光景，京城便成了整個大魏朝最無美食特色的地界。外來走商的人每來京城，都會自備乾糧醬菜，甚至自帶廚子——唉，商人們也不想如此麻煩，但誰讓京城的菜如此難吃呢？

那日柳九九喝了一肚子水，說起來也神奇，大概是因為她身上的肉太過於肥膩，連烏龜都嫌棄，她是被河裏一隻大烏龜給頂上岸的，醒來之後她的精神似乎就有點兒不太正常。

她老在洗臉時看見水中倒映出一名黃衫男子的身影，睡覺時老聽見耳畔有人說話。她時常聽見耳畔有個男人吼——「除了桂花糕和金絲酥雀，朕統統不要！」那男人吼得還挺霸道的，聽語氣儼然就是個大爺。

有一次她被嚇得魂不附體，不小心端著洗腳盆從樓梯上滾了下來，洗腳盆倒扣在她頭上，讓她生了好一場大病，為此九歌館關門整整五日，第六日重新開張，柳九九為挽回客源親自下廚待客。

柳九九下廚時會屏退左右，關上門獨自做菜。

這日她舀了一瓢熱水洗鍋，用絲瓜布將大鐵鍋涮乾淨，之後將灶內火燒旺，等鐵鍋燒熱下油，下紅糖炒糖色，待紅糖在鍋內化開，將事先醃好的排骨下鍋。

她精挑細選的排骨精肥各半，肉纖均勻，在鍋內幾經翻炒變成糖褐色後，排骨快起鍋時倒入一早調好的醬汁兒勾芡。湯汁兒裹著精肥各半的排骨，散發出濃厚的糖醋香，起鍋時柳九九抓了一把芝麻撒在排骨上，一盤完美的糖醋排骨出鍋。她挑起一塊排骨塞進嘴裏嚐味兒，偏偏耳邊又傳來那個詭異的聲音——

「這個排骨不喜歡，給朕換掉！」

這回的聲音比以往更為清晰，彷彿說話的人就在她耳邊，不……就在她耳內。

柳九九端著排骨環顧了一圈，顛顛巍巍地問道：「誰？誰在說話？」

與此同時的京城皇宮內，周凌恆用手中銀筷戳了戳銀碗中的排骨，便聽見耳畔有人問「誰在說話」。他不禁蹙眉，慢條斯理地放下銀筷，撇過頭瞪了一眼伺候他用膳的太監，「我說小安子，你什麼時候也學女人說話了？」

小安子正在心裏盤算主子吃了幾口菜，主子突然問話，讓他有片刻愣神，「陛下，小安子剛才沒說話啊。」

周凌恆斜睨了他一眼，「小安子，你當朕是聾的嗎？」

小安子一臉委屈的垂下頭，閉口不言。陛下最近越來越魔怔了……

就在這個時候，周凌恆耳邊傳來異常刺耳的一聲尖叫，他揉了揉耳朵，死死瞪著小安子，正要開口訓斥，耳邊又傳來哆哆嗦嗦的女聲——

「鍋鏟神仙爺爺……小女子無意冒犯，您別吃小女子，小女子皮糙肉厚，又肥又膩，您老不好嚼啊。」

周凌恆看了眼閉嘴未語的小安子，又看了眼殿內，這殿內除了他跟小安子沒別人啊，誰在說話？

「小安子，你有沒有聽見女人在說話？」

小安子雙腿一軟跪下，顫顫巍巍地道：「陛下，您別嚇小安子，您吃點東西吧，您看您，都餓出幻覺了。」

周凌恆抬手捏了捏耳垂，耳中的聲音越發清晰。

「鍋鏟爺爺，是小女子在說話，小女子跟您跪下了，您放小女子一條生路啊。」說這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遠在千里之外柳州城的柳九九。她方才聽見周凌恆說話，以為是自己手中鍋鏟在說話，頓時當作是鍋鏟成精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跪下求爺爺告奶奶。

周凌恆這會兒也被嚇得不輕，但他好歹是九五之尊，不懼妖魔。他咳了一聲，肅聲問道：「妳是何人？」

跪在灶臺前的柳九九盯著灶臺上的鍋鏟，哆哆嗦嗦地道：「小女子乃是柳州城的柳九九，小女子自幼父母雙亡、無依無靠，身上全是肥肉，又肥又膩，為了不糟蹋您老矜貴的舌頭，你老去吃……去皇宮吃狗皇帝的肉！」

柳州城？狗皇帝？

皇城離柳州城有半個月的路程，他能聽見千里之外的女人說話？要緊的是，這女人還叫她狗皇帝？

周凌恆也顧不得這件事的荒誕程度，捏著銀碗的手青筋暴起，「妳再給朕說一遍！」

柳九九跪在灶臺前盯著鍋鏟一怔，鍋鏟爺爺發怒了？

小安子望著自言自語的周凌恆，陛下餓魔怔了？

柳九九怔了片刻，很快發現鍋鏟還是那個鍋鏟，除了會說話，似乎其他什麼也不會，難道是個半成精的鍋鏟？她試探著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，隨後年輕男人的聲音差點沒將她耳膜震破——

「信不信朕讓妳去當尼姑？」

柳九九捂住自己的嘴，慢吞吞地從地上起來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灶臺，用菜刀戳了戳鍋鏟。

這鍋鏟大爺除了會說話，沒有血盆大口，更沒有鋒利雙爪，而且這鍋鏟還有姓，姓鄭！

嘖，看起來這姓鄭的鍋鏟就是個軟包子嘛！

這般想著，柳九九膽子突然大了起來，她撩起袖子做出一副「敢惹老娘不想混了」的架式，氣勢洶洶地舉著菜刀往鍋鏟上一陣猛砍，嘴裏碎碎念叨，「我砍死你這個鍋鏟精！」

柳九九不過十七、八歲，又是天生娃娃臉，聲音綿軟正如足月的小羊羔，遠在千里之外的周凌恆聽著耳中越發清晰的綿軟女音，確定不是幻覺，畢竟他這麼聰明的皇帝，怎麼會幻覺出這麼個傻妞？

他忽地覺得有點意思，原來千里傳音不是傳說？

這姑娘說話小安子聽不見，只有他能聽見，那這姑娘是隔著千里跟他心有靈犀嘍？

釐清楚這其中因果，周凌恆揮手讓小安子退了出去。

小安子退出去後讓宮女太監守住殿門，他自己則撒開雙腿跑去慈元宮找太后。殿內的周凌恆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鍋鏟姑娘，妳別砍鍋鏟了，朕……我不是鍋鏟精，我是京城人，依現下的情況看，我們大概是千裏挑一的有緣人，能隔著千里聽見彼此的聲音。」

柳九九頓住，攥著菜刀的手緊了緊，緊接著她一手扞著腰一手舉著菜刀，瞪大眼睛環顧四周，問：「你說你是哪兒的人？」

「京城。」周凌恆回答。

事情這麼荒誕，柳九九當然不信，她舉著菜刀推開廚房門，丫鬟糯米正貼著門板偷聽她自言自語，她突然開門，糯米差點栽在她的菜刀上。

柳九九將菜刀往頭頂一舉，用手掌抵住糯米的額頭，吩咐道：「糯米，妳去房頂看看有沒有人。」

糯米點頭應了一聲，忙轉身去搬院中的梯子。

她爬上高處，伸長脖子看了眼房頂，回道：「小姐，房頂沒有人。」

「妳再仔細瞧瞧。」

「小姐，這附近除了妳跟我，沒有別人。」糯米從木梯上下來，邁著一雙小短腿跑過來，她伸手摸了摸柳九九的額頭，「小姐，妳是不是又生病了？」

柳九九一巴掌拍掉糯米的手，耳朵裏又傳來周凌恆的聲音——

「我不在房頂，我在京城，妳得信我。」

「糯米，妳有沒有聽見有人說話？」柳九九問著面前的丫鬟。

糯米怔怔望著神神叨叨的小姐，頓了一會兒才搖頭說：「小姐，我什麼也沒聽見。」

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」說罷柳九九走進廚房，「啪」一聲關上門。

沒一會兒，糯米隔著門板聽見廚房裏傳來小姐一驚一乍的聲音，她擔憂的戳開薄薄一層窗戶紙，瞧見小姐正舉著菜刀對著空氣自言自語。她被小姐這副模樣嚇得不輕，心想難道小姐被什麼不乾淨的東西上身了？她慌了神，心底沒了主意，想了想後便提著裙襬往外跑。

她跑回酒樓大堂，拽過正在櫃檯算帳的年輕男人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土豆、土豆不好了！小姐……小姐她瘋了！」

土豆算完帳，拿起算盤搖了一下，蹙眉看著糯米，問道：「何事？」

「小姐……小姐她拿著菜刀在廚房砍鍋鏟，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語。」糯米攥著土豆的衣袖，想起小姐那副模樣，就像發羊癲瘋似的，冷不防打了個寒顫。

土豆曾是柳家爹爹的貼身護衛，柳家爹爹去世後，土豆便帶著小他五歲的柳九九和糯米來了柳州城，在繁華鬧市處開了這家九歌館，賣好酒好菜賺錢過活。土豆聽了糯米的話，臨危不亂，指揮她道：「快，快去把店門關上，把客人請走。」

糯米應了一聲，轉身去請走店內的客人，待客人都走後，兩人將門門好，糯米攥著土豆的袖子回到後院廚房，鬼鬼祟祟地來到廚房窗下。

土豆推開廚房木格油紙窗，偷偷看著廚房內自言自語的柳九九，糯米也跟著覷了一眼，她戳了戳土豆的胳膊，「土豆，小姐……不會是瘋了吧？」

土豆蹙著眉，捏著下巴一本正經道：「小姐可能是在跟鍋子和菜刀培養感情？」他的聲音剛落，就看見柳九九舉著菜刀在原地蹦了一蹦，繼而舉著菜刀仰天狂笑三聲。

「奇了、奇了！」

糯米扯著土豆衣袖，扁嘴要哭了，「完了……小姐真的瘋了。」

土豆故作鎮定，「可能是小姐研究出什麼新祕方？」好吧，他這明顯是自我安慰。柳九九覺得能跟千里之外的人說話很稀奇，她握著菜刀往灶臺上一坐，問周凌恆，「鏟子大哥，京城是不是真的像傳說中的那樣很繁華啊？我聽土豆說，京城遍地是壞人，全是會吃人的那種。」

周凌恆手撐著下巴，戳著碗中排骨，「瞎說，天子腳下哪裏來的壞人？」

「狗皇帝就是壞人，狗皇帝腳下鐵定也一群壞人！鏟子大哥，我懷疑你到底是不是京城人，你不會是騙我的吧？」柳九九跳下灶臺，舀了一瓢水進鍋裏，用絲瓜布涮鍋。

周凌恆當了這麼多年皇帝，還沒聽過誰說他是狗皇帝。「鏟子丫頭，妳說誰是狗呢？」

「我說狗皇帝啊。」柳九九說。

雖然周凌恆對能跟千里之外的姑娘「心有靈犀」很感興趣，但不代表他對這個女人沒有脾氣！他差點下意識喊出「來人啊，把這刁民給朕拖出去剃成光頭送去當尼姑」這種話來，好在他反應快，吞了口唾沫扭過頭，忍了忍，這才能心平氣和的說：「我說姑娘，當今皇帝登基以來減免賦稅，興修水利，大力懲治了貪官汙吏，這般好的皇帝怎麼就是狗了？」

「怎麼都是狗！」柳九九咬牙切齒，一刀砍在案板上，「狗皇帝從頭到腳、從裏到外都像狗！」

周凌恆攥緊拳頭，額間青筋暴出，壓制著怒氣，聲音從牙縫裏擠出來，「鏟子妹妹，這排骨能亂吃話可不能亂說呀，妳見過那英俊不凡、威猛高大，長得跟謫仙一樣的皇帝嗎？」

「呸，比大黑還醜。」柳九九啐了口唾沫。

「大黑是誰啊？」周凌恆淡淡問她，一團怒火憋在胸腔打轉兒，他已想到最壞的結果，頂多就是剽悍黑膚的壯漢。

「大黑狗嘍。」柳九九端起自己方才做的糖醋排骨，「呀」了一聲，「排骨都涼了。」

周凌恆忍無可忍，說他像狗，他尚且可忍，但是說他連狗都不如這是不是有點過分了，還有居然將他比喻成土里土氣的鄉下大黑狗，他堂堂九五之尊怎麼連條鄉下土狗都不如了？

他一拳頭捶在桌子上，「妳再說一句，朕讓妳全家都去當光頭！」

他已經許久沒跟女人發過火，這是今年來的第一次，準確來說，除了太后，他今年幾乎沒跟女人說過話。今兒個他好不容易跟一個千里之外的女人說了話，卻將他氣得不輕。

不過柳九九好半晌都沒動靜，他起初以為她是怕了，過了約莫一刻鐘時間，他才意識到他已經聽不見柳九九說話了。

周凌恆憋了一口氣有點失落，他居然有一種跟人吵了架，人家卻不屑理會的挫敗感；他心裏像堵了一塊石頭似的，好多年心裏沒這麼淤塞過了。

他起身來到書案前拿了筆，在紙上寫下——柳九九，柳州城。隨後，他令侍衛前去柳州城調查柳九九。他想知道，柳州城是否真的存在柳九九這麼個姑娘。柳九九再跟周凌恆說話時，那邊已經沒了回應。她端著排骨愣了會兒神，回想自己她跟這位姓鄭的大哥說話，怎麼感覺跟場夢似的？

她抬手掐了一把自己肉肉的臉，疼得「嘶」了一聲，不是夢，方才確實發生了稀奇古怪的事。她心中不禁有幾分遺憾，她方才都沒來得及跟那人詳細說狗皇帝怎麼個狗法呢。

她記得自己小時候和狗皇帝一起玩耍過，那會兒狗皇帝還不是太子，只是一個誰都能欺負的愛哭鬼，她也喜歡欺負他，誰讓他長得跟頭黑熊似的，好嚇人。後來……柳九九抬手揉了揉脹痛的太陽穴，後來的事情她記不太清楚了，反正她就覺得現在的皇帝是狗皇帝，具體為什麼她也說不上來，唯一能理清的理由便是：皇帝長得跟條大黑狗似的……

柳九九對京城沒什麼印象，她小時候在京城時奶娘從不讓她出門，等她長到能出門的年紀，她已經不在京城了。

她經常聽人說京城繁華，可京城到底繁華到什麼程度她想像不出，她腦海中對京城的印象概括成一句話便是——京城繁華，但是壞人也多。

端著一盤冷掉的排骨懶洋洋走出廚房，一開門便瞧見土豆和糯米在院中練太極，兩人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。

她將排骨擱置在院中的石磨上，對兩人招手，「糯米、土豆，來吃排骨。」

糯米跑過去端起排骨，一雙黑亮的眼睛巴巴地望著她，弱弱問道：「小姐，今天還開張嗎？」

柳九九扭著腰，做出一副「開張看心情」的架式，「明兒個開吧。」她打了個哈欠，「我好睏。」

土豆看柳九九的神色有些奇怪，想說什麼話又給吞回了腹中，「小姐，您好好歇息。」

等柳九九走後，糯米放下排骨拽著土豆的胳膊，「哇」地一聲哭開，「這才什麼時辰，小姐就睏了，小姐不會真的被什麼不乾淨的東西給纏上了吧？我聽街尾的大嬸說，被不乾淨的東西纏上行為就會變得古怪，白日困頓，晚上精神。」

土豆想了一下這幾日柳九九的狀況，可不就是「行為古怪，白日困頓，晚上精神」？他一拳砸在石磨上，道：「咱們去請個道士回來。」

糯米小雞啄米般地點頭，「我也這麼想。」

兩人說幹就幹，當天下午便上山請道士。

午後，柳九九抱著軟綿綿的枕頭睡得正香，忽地被樓下一片鈴鐺的吵鬧聲給擾醒。她打了個哈欠走出房門，站在樓梯上一瞧，只見九歌館裏來了一群搖鈴鐺燒符咒的道士。

作法的老道瞥見柳九九，揮舞著桃木劍衝上樓梯，圍著她鈴鐺「叮叮噹噹」的搖。柳九九這幾日睡眠本就不好，好不容易睡個午覺還被這群道士給吵醒，心情十分不美麗。

這些道士是來幹麼的？

她捂住耳朵，老道見狀「嘿」一聲大喊，「妖孽！妳怕了嗎？」隨後掏出一張符咒，啐了口唾沫，嘴裏碎碎念了句「太上老君」，手指一點將沾滿口水的符咒貼在柳九九腦門上。

柳九九感受到了來自老道的惡意，她什麼時候變成妖孽了？她一把扯掉腦門上的符咒，用袖子擦了擦額頭上的口水，忍無可忍地抬腿踹了一腳老道，大概是她用力過度，老道被她一腳踹下樓梯，「咕咚咕咚」滾了一圈，頓時渾身腰痠背疼如被抽了骨頭，哀叫連連。

見老道滾落樓梯，小道士忙上前將老道扶起來，老道的帽子搖搖欲墜，好不容易站穩後用桃木劍指著柳九九，大喝一聲，「妖孽！妳如此作怪，休怪貧道手下不留情！」

柳九九掃了一眼被撒滿符咒的九歌館，抬手扶了扶脹痛的額頭，「這臭道士到底是誰請來的？」她的目光落在站在角落的土豆和糯米身上。

糯米一向膽小，一把將土豆給推了出去，指著土豆說：「小姐，我沒錢請道士。」土豆暗地掐了糯米一把，齜牙道：「小糯米妳怎麼這麼沒義氣，說好的有難同當呢？」

這個時候當然是明哲保身要緊，糯米抬頭望著房頂，一臉「不關我事」的神情，低聲對土豆說：「我說的可是『有吃同享，有難你擋』。」

土豆望著她無辜的側臉，小姐的廚藝她沒學到，倒是將小姐耍賴的功夫學得入木三分。

柳九九對著一群道士下了逐客令，然而要道士命的是，柳九九不給錢！老道差點沒撩起袖子跟柳九九拚命，柳九九拿出菜刀將老道的拂塵在空中片成了好幾段，落在桌上時還擺出了個「滾」字的造型。

老道被柳九九這出神入化的刀法嚇得雙腿發軟，這他娘的不是妖魔上身才怪咧！好道不吃眼前虧，老道帶著一干小道跑出九歌館，走之前還大喊道：「妖孽等著老道回來收妳！」

柳九九踩在九歌館門檻上，衝著淚奔而去的老道做了個鬼臉，「本妖孽等著你！」這年頭稀奇事天天有，今日似乎特別多。

她轉過身望著土豆，還沒來得及問是怎麼回事，土豆就先解釋道——

「這老道路過，非說咱們九歌館有妖孽，說是免費捉妖，我這才放他進來。」說完看著小姐手上的菜刀，吞了口唾沫。

柳九九低哼一聲，「什麼人都想來我九歌館騙錢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。」

糯米看著小姐手中提著的那把明晃晃的菜刀，小腦袋就跟小雞啄米一般邊點邊道：「對、對，那個老道確實沒什麼斤兩。」連小姐身上的妖孽都趕不走……不過自從老道走後，九歌館的生意出奇的差，接連兩天都沒什麼客人來，第三天的時候，好不容易盼來一個客人，柳九九正要上前問客人吃什麼菜、喝什麼酒，還未開口那位客人就被人給拽走了。

柳九九越想越奇怪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
更奇怪的是她一上街，眾人便不約而同給她讓開一條道。柳九九第一次受到這種優待，難不成是她大病初癒後，身上突然多了一種令人傾倒的氣質？

不對，街上那些人看她的眼神分明是嫌棄嘛。

柳九九再次出門時，將自己打扮成了精神矍鑠的老太婆，用面巾遮著臉，慢吞吞地在街上走。這一打聽才知道，原來她已經在柳州城紅透半邊天，再一探，柳九九淚流滿面，心裏像是被大黑狗踐踏了一遍又一遍。

「聽說了嗎？九歌館的老闆娘。」

「柳九九啊，聽說了，掉進河裏被不乾淨的東西纏上啦！」

「那可不，青山的紫陽老道親自去作法事，結果你們猜怎麼著？」

「怎麼著啊？」柳九九湊進人群裏問道。

「那妖孽太厲害，一口氣將老道給吹出了九歌館。」

柳九九摸了摸自己的嘴，她一口氣連雞蛋都吹不動，這些人吹牛好歹打個草稿好嘛？

她抬頭望天，被這謠言氣得淚眼汪汪，插話道：「我怎麼覺得老闆娘是天仙下凡啊，不然早把老道給吃了吧？」

柳九九這話一出，紮堆兒聽八卦的街坊鄰居感受到她不一樣的立場，紛紛扭過頭看她，「妳誰啊？」

有精明人一把扯掉柳九九的面巾，她那一張白嫩嫩的包子臉暴露無遺，眾街坊看清楚柳九九那張臉，「嘩」一下齊刷刷跳開。

他們認出是柳九九，沒給柳九九解釋的機會，全一溜煙跑了。

柳九九心中淤塞，垂頭喪氣地回到九歌館。

土豆手撐著下巴，在櫃檯裏打算盤算帳，糯米拿著雞毛撣子在桌椅上掃灰塵。柳九九垂頭喪氣拉了條板凳坐下，打量了一眼九歌館後發起愣來，以前生意多好啊？自打那老道妖言惑眾之後，她這九歌館幾乎沒了生意。

柳九九無淚哽咽，垂頭喪氣回到廚房開始做晚飯。

她憋悶得無以復加，只好進廚房做排骨安慰自己。廚房裏有糯米買的新鮮排骨，她挑了一塊肥瘦適宜的，夾帶著一腔憤怒將排骨拋向空中，菜刀刷刷刷揮幾下，少頃，一段段大小均勻的排骨整齊的落在青瓷盤中。

柳九九調好醬汁開始下鍋做糖醋排骨，恰巧這時候千里之外的周凌恆也在吃排骨。

一個在做排骨，一個在吃排骨，兩人再一次可以聽見對方說話。

柳九九聽見周凌恆很嫌棄地說道：「這排骨不好吃，給朕換掉。」

本來柳九九心情還很低落，聽見姓鄭的聲音，登時兩眼放光，她一邊煨炒排骨一邊對著大鐵鍋脆生生大喊，「大哥！」

周凌恆正要對御廚和小安子發火，就聽見柳九九脆嫩的聲音。這聲大哥叫得周凌恆心坎一軟，他放下筷子，望著御廚的方向笑著回應，「喲，鏗鏘姑娘啊。」

小安子看著陛下對著御廚笑得那個蕩漾，頓時一張白臉變得青黑，像吃了幾斤狗屎般。

御廚臉上更加不好看，他長得如此剽悍，鬍子拉碴的，皇帝陛下怎麼叫他「鏗鏘姑娘」呢？而且陛下的表情和聲音還那麼的……柔情似水？

御廚眼中飽含淚水，他跪在地上望著周凌恆道：「陛下，小的不是姑娘，小的的小名也不是鏗鏘，是『鍋鍋』。」

小安子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來，意識到自己失態，忙閉緊了嘴，攥緊拳頭憋住笑意。

周凌恆瞪了眼御廚，一臉不快地看著他，「朕，跟你說話了嗎？」還鍋鍋，鍋他個大黑狗啊！

御廚怔住，有片刻的茫然，「陛下，您不是在跟我說話？」

這廚子排骨做得難吃也就罷了，還這麼厚臉皮跟他搭話？不過再一次跟鏗鏘姑娘對話，他心情不錯，沒有為難御廚，為了不讓人覺得他是瘋子，他一揮手，屏退左右，開始跟柳九九說話。

周凌恆問她，「鏗鏘姑娘，近來可好啊？」

柳九九對著一鍋排骨表示滿腹委屈，她帶著哭腔道：「回排骨大哥，我最近一點都不好。」接著她將妖道如何誣衊她名聲的事兒一一告訴了周凌恆，大概因為對方是個不認識的陌生人，因此她吐起苦水來無所顧忌。

周凌恆覺得鏗鏘姑娘真是真性情，什麼事兒都講給他聽，包括她是如何將老道踹下樓梯、如何將老道嚇唬走，又是如何扮成老太婆上街探聽消息，最後又是如何將圍在一起八卦的眾街坊給……嚇走。他覺得這姑娘不僅直性子，還特別與眾不同——年紀不大卻做得一手好菜，刀法如神，最愛做的菜是糖醋排骨，最拿手的菜也是糖醋排骨。

柳九九一邊涮鍋一邊跟他說：「排骨大哥，我跟你講，做這糖醋排骨是很講究的，出鍋時撒一把芝麻，那才叫一個香。」

周凌恆一拍大腿，「妳做糖醋排骨也喜歡放芝麻？巧了，我最討厭誰做糖醋排骨不放芝麻。」

柳九九發現自己跟他聊起話來很投機，從排骨選料談到做法，以及怎麼調醬汁兒。周凌恆十指不沾陽春水，他不會做，但會吃，他忙拿了紙筆將柳九九說的方法給記錄下來，打算交給御膳房那群飯桶去研究。

兩人從排骨聊到京城繁華，周凌恆提議，「鏗鏘姑娘，妳在柳州城壞了名聲，不如來我們京城？京城地靈人傑，妳的廚藝若是真好，定能賺得金銀滿鉢。」

柳九九捏著下巴思量，覺得他這個提議可行。京城雖然有狗皇帝，但好歹地靈人傑，遍地富豪，九歌館現在在柳州城沒什麼生意，她帶著土豆糯米，長此以往可能會被餓死。

柳九九將排骨端起來，她跟周凌恆說話說得太過投入，糖醋排骨又涼了。她「呀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排骨又涼了……」排骨要趁熱吃，一旦涼了便沒那麼酥脆。

「排骨又涼了」這句話剛落，周凌恆還來不及問她何時來京城，兩人之間便斷了聯繫。

周凌恆發現，上一次柳九九也是說了句「排骨涼了」，兩人之間便斷了聯繫。他琢磨起上次兩人千里傳音的情景，似乎也同這次一樣，一個在吃排骨，一個在做排骨。

將前後因果理了一番，斷定只有在吃排骨的時候才能跟柳九九隔著千里對話，且有時間限制，一旦柳九九那邊排骨涼透，他們兩人之間的聯繫便會斷掉。

如此，周凌恆再也不管御廚手藝如何、糖醋排骨做得好不好吃，每一頓必不可少糖醋排骨這道菜。

但是之後幾日，他都沒能再聽見柳九九的聲音。

他每日被國事擾得頭疼，食之無味，寢之無眠。

等到第七日，小安子正替他往碗裏夾了一塊糖醋排骨，他耳中便傳來柳九九慵懶的哈欠聲——

「排骨排骨，糖醋排骨……」

柳九九今兒個心情好，九歌館總算有客人上門光顧。

那位客人不看菜單不問價錢，握著一把劍往最裏處的桌子坐下，繼而將手上的劍往桌上一拍，冷酷吩咐柳九九，「把你們店裏的招牌菜都上來！」隨即掏出一錠金子擱置在桌上。

糯米拿過金子咬了一口，扭過頭低聲告訴柳九九，「小姐，金子是真的。」

柳九九二話不說跑回廚房，開始做九歌館的招牌菜——糖醋排骨。

周凌恆再一次聽見柳九九的聲音，欣喜萬分，「鏗鏘姑娘！」

「排骨大哥？」柳九九好奇了，「怎麼我每次做糖醋排骨都能聽見你說話？其他時候就不成？」

周凌恆將自己理出來的想法跟她說了一遍，柳九九細細一想，這才恍然大悟，「原來如此，排骨大哥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給我唱個曲兒？」

她好久沒這般高興過，聽說京城的曲兒特別好聽，咿咿呀呀地很有韻味，她一直想聽，但一直沒有機會。

周凌恆臉黑了，「唱曲兒？」他堂堂九五之尊，這丫頭竟吩咐她唱曲兒？！這姑娘膽子挺肥實啊。

柳九九抓了一把鹽撒進鍋裏，「你不會唱就算了，看來你們京城也有不會唱曲兒的無能之輩嘛。」

她暗自「哼哼」一聲，以為周凌恆不會聽見，殊不知周凌恆不僅聽得清楚，還能感受到她的情緒。

更奇怪的是，柳九九被鍋裏濺起來的熱油燙了手背，疼得「嘶」了一聲，周凌恆的手背也跟著一陣熱辣辣的疼。

柳九九覺得奇了，「我被熱油燙了手，你能感覺到？」

周凌恆也覺得納悶，「好像能？我擰一下自己大腿，妳感覺一下。」語罷，他擰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問她，「妳疼不疼？」

柳九九回答，「不疼，一點都不疼。」她擰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還沒來得及問他疼不疼，耳中便傳來他的慘叫聲——

「死女人妳對自己下手輕點兒！」

柳九九的語氣很無辜，「我……很輕啊。」

周凌恆大腿一片火辣辣的疼，他有點崩潰，感受到老天爺對他的不公平，他跟這女人心靈相通時，這女人受的皮肉苦痛他能感覺到，而且似乎他所受的痛苦，比這女人所受的痛苦還多幾分？

可怕，這太可怕，若這女人在跟他心靈相同時抹脖子切腹，他豈不是要疼死？

周凌恆腦中有片刻空白，他神色一沉，雙眸變得陰鷲冷厲；他忽然覺得這女人和他之間沒了樂趣可言，柳九九的存在成了他的威脅。

柳九九隔空感受到周凌恆的壓力，她問道：「排骨大哥……你沒事兒吧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他的語氣明顯沉了幾分，讓柳九九好不習慣。

土豆和糯米見小姐在廚房半晌不出來，便去廚房催她，兩人在窗戶外偷窺廚房內，發現她又在對著一鍋排骨自言自語了。

柳九九感覺到周凌恆心情不佳，她暗自思量，好歹兩人緣分一場，她總得安慰他一下，本著義氣二字，她勸慰道：「排骨大哥，我做排骨的時候是不會掐自己大腿的，平時也極少讓熱油傷到自己。排骨大哥，您要是因為這個心情不好，我會很過意不去。」

周凌恆有點不想理這個女人，憑什麼心靈相通時他能感覺到她的痛苦，可反過來她卻感覺不到他的痛苦？這也忒不公平了。

兩人之間一陣沉默，兩人的耳中能聽見彼此的心跳聲。

柳九九覺得氣氛尷尬，她說：「不然……我給你唱曲兒吧？我唱曲兒也不錯的……」她說著便舉著鍋鏟在灶臺前扭起腰肢兒，開口唱起《拜月亭》。

但柳九九五音不全，唱出來的曲兒就跟念經似的。

周凌恆抬手扶額，「得，妳別唱了，讓我靜靜。」

柳九九「欸」了一聲，旋即停下，抓了一把芝麻撒進鍋裏。

廚房外的糯米和土豆瞧見小姐對著一鍋排骨自言自語，還叫什麼「排骨大哥」，當場石化。

糯米道：「土豆，小姐身上的妖孽越來越厲害了啊。」

土豆摸著下巴替柳九九辯解，「什麼妖孽，我看是那老道胡說八道。」

糯米道：「那你怎麼解釋小姐對著一鍋排骨說話？」

「大概是為了跟排骨培養感情，這樣做出來的糖醋排骨更好吃吧？」

「那你怎麼解釋小姐對著一鍋排骨跳舞唱曲兒？」

土豆回，「……大概是為了滿足排骨的需求？」

糯米再無言跟土豆對答，土豆現在是越來越會強詞奪理，排骨……需要什麼需求？

九歌館廚房內，柳九九心情大好，哼著小曲兒翻炒著鍋中翠綠的青菜，糖醋香和煸炒素菜的清香從窗戶縫隙裏飄出去，饞得土豆和糯米垂涎三尺。

乾極殿內的周凌恆坐在楠木雕花椅上，手撐著額頭，心情低落。做為九五之尊，感知竟被一個女人牽制？當真讓他鬱悶不已。

他說想要靜一靜，柳九九當真閉了嘴不再說話，她哼小曲兒的聲音很小，但在周凌恆耳中她的聲音非但不小，還十分刺耳。

他有點抑鬱，揉了揉太陽穴想張口叫柳九九閉嘴，可他這會兒鬱悶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排骨不涼，兩人聯繫不斷，他此刻巴不得他跟柳九九的聯繫趕緊斷，巴不得她以後都別再做排骨，萬一下次心靈相通時柳九九拿刀抹了自己脖頸，那他豈不是也要跟著她一起疼？

柳九九聽著他咳聲歎氣，努嘴表示好無奈。這個男人真是矯情，這麼擔心做什麼？不就是能在兩人心靈相通時感覺到她的疼痛嗎？這有什麼？她又不會在做排骨的時候拿菜刀抹自己脖子……

她這邊青菜剛裝盤，那邊蒸籠裏的粉蒸五花肉便好了。她打開竹蒸籠，一股熱氣氤氳四散，粉蒸肉的香味兒充斥她的鼻間，這種菜香讓做為廚子的她相當滿足。蒸籠最下一層是一只紫砂燉盅，裏邊是野菌肘子，野菌肘子經過幾個時辰燉煮，皮肉已經軟爛，濃郁的鮮湯香味四溢。

她將三菜一湯放入托盤，撩起袖子蹲下身將灶內沒有燒完的柴火取出來，戳進灶灰裏將火頭熄滅，起身端起托盤，眼睛直勾勾看著門對周凌恆說：「排骨大哥你先靜一靜，我去給客人送菜。」

周凌恆沒有應答，他只想靜靜。

第二章 五花肉吃不下

柳九九打開廚房門一出來，便看見糯米土豆在院子裏打太極。她覷了古怪的兩人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」

糯米用胳膊肘子撞了一下土豆的腰，土豆連忙支支吾吾道：「那個……我們就是來看看您菜做好了沒。」

柳九九將手中的菜小心翼翼地舉了舉，「喏，這裏。」

她端著菜出去時，黑衣客人顯然等得有些不耐煩了。

黑衣人望著柳九九濃眉一蹙，上下打量她，柳九九被他看得臉紅發燙，她將菜放在桌上，一一報了菜名兒。

黑衣人抬頭問她，「妳是九歌館老闆娘——柳九九？」

柳九九抱著托盤望著客人，抿著嘴不知應該如何回答，她若說是，會不會把這客人嚇走，畢竟那老道說她是一口氣能將人吹走的妖孽……

「客官，咱們九歌館的菜絕對是柳州城最好吃的菜，我也不是什麼妖怪，一口氣吹不走人，不信我吹給你看。」說著她鼓了鼓腮幫子，靠近黑衣人，俯下身對著他吹了口氣。

黑衣人用凌厲的目光刮了一眼柳九九，柳九九朝他靠近，這讓一向謹慎的他有些惱火，他下意識將桌上長劍抽出。

忽見白光一閃，一片鋒利白刃架在了柳九九白嫩的脖子上。

土豆正在櫃檯前算帳，糯米正用抹布擦青瓷花瓶上面的灰塵，兩人見自家小姐被人拿劍架住脖子，驚愕之餘面面相覷，隨即相互使了個眼色，糯米用蘭花指捏著抹布跪下，扁扁嘴扯著嗓門嚎開了——

「大爺饒命、大爺饒命，我家小姐要錢沒錢，要色沒色，還是個有羊癲瘋妖孽上身的主兒，大爺您犯不著劫她呀，大爺，您有事衝我來！」

黑衣人劍鋒一偏，目光陰鷲冷厲，語氣更凍如寒冰，「柳州城，柳九九？妳可認識京城的人？」

京城的人？糯米一驚，聽起來這人不是劫財也不是劫色，那是……京城的仇人嘍？

土豆生怕黑衣人傷了柳九九，情急之下戳戳自己胸口，又指了指跪在地上的糯米，「大爺，您要錢找我，要色找她，有話好好說，放過我家小姐！」

劍刃寒氣逼人，柳九九歪著脖子，就怕鋒利的劍鋒割了她白皙的皮肉。她望了一眼桌上的糖醋排骨，估摸著這會兒排骨還沒涼，她嘀嘀咕咕，「排……排骨大哥……」

黑衣人眉頭一蹙，劍刃緊緊貼近柳九九皮膚，問她，「說，妳到底是何人，何時去過京城？又是何時認識陸——」

與此同時，千里之外的周凌恆感受到柳九九脖頸上的劍鋒寒氣，他當真以為是柳九九心血來潮拿刀架上自己脖子玩兒。他覺得這女人無理取鬧，要玩刀架脖子的遊戲也等斷了心靈相通之後再玩啊！

他氣得竟一掌拍碎雕花實木書案，暴喝一聲，「妳敢讓朕受疼，朕便將妳剝皮剝骨！」

這聲音震耳欲聾，嚇得柳九九捂著雙耳「啊」了一聲。

黑衣人被她一聲尖叫嚇得手一抖，鋒利的劍刃割破了她的皮肉，也就在這時，另有一白衣人破窗而入，一腳將黑衣人踹開，柳九九下意識摸了一下脖子，滿手猩紅嚇得柳九九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糯米不敢耽擱，忙用手帕摀住柳九九的傷口，糯米被柳九九一手的血嚇得臉色慘白，接過土豆跑去櫃檯抽屜拿來的金瘡藥，幫小姐包紮時手止不住發抖。

柳九九的傷口很快止住血，她回過神望著那白、黑二人扭打成一團，一時搞不清狀況。

白黑二人飛身上桌，持劍對立。

糯米望著目光呆滯的小姐，舌頭已然嚇得發麻，「小……小姐，妳怎麼樣？」柳九九捂著自己傷口，「咦」了一聲，「糯米，真奇怪，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疼。」她話音剛落，耳朵裏就傳來周凌恆陰森森的聲音，「妳當然不疼，朕都替妳疼了！」柳九九捂著傷口低聲道：「哎呀排骨大哥，對不起。」

「死女人，妳沒事兒拿刀割自己脖子做什麼？」周凌恆疼得額頭青筋暴起，怒喝道。

柳九九趕緊解釋，「排骨大哥你聽我解釋，有個……」

周凌恆也想聽聽這位鍋鏟姑娘能解釋出個什麼花兒來，可柳九九話音剛落，恰好排骨涼透了，他們之間的聯繫已然中斷。

柳九九撇過頭看了眼目瞪口呆的土豆和糯米，神色尷尬，「那個……我剛才自言自語寬慰自己呢，這樣可以排解……疼痛。」

土豆：「……」小姐果真是病得不輕。

柳九九望著持劍立在桌上，白衣翩翩的俊朗男子，一顆心幾乎跳到了嗓子眼。男子長身玉立，黑眸劍眉，鼻梁挺直，嘴唇微薄，這男人真好看！她仰望著他，眼中滿滿都是對白衣男子的崇拜。

白衣男子望著黑衣男子，冷笑一聲，「劉昭，你好大的膽子。」

黑衣男子陰笑一聲，「鄧護衛來得可真是及時。」

白衣男子指著柳九九道：「我不過是奉命來打探這位姑娘，並沒有接她入京的意思，你如此大費周章，豈不是草木皆兵？」

柳九九、土豆和糯米三人根本聽不懂兩人在說什麼，什麼「護衛」什麼「打探」的，讓三人如在雲裏霧裏。

土豆和糯米見白衣少俠根本沒有替他們家小姐出口惡氣的意思，兩人相互交換了一個眼神，土豆憤然將手中算盤扔了出去，不偏不倚地砸在黑衣人腦門上。

糯米接著一腳踢起一條板凳，那板凳騰入空中，在空中漂亮地翻了個跟頭，亦是不偏不倚砸在黑衣人腰部。

黑衣人先是被算盤砸得頭昏眼花，再是腰部受到重創，鑽心裂骨的疼痛讓黑衣人徹底暈厥，躺在地上如條死魚般不再動彈。

鄧琰看得目瞪口呆。

方才他在外面將裏面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，管帳的夥計白淨文弱，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，打掃的丫鬟個子嬌小，看起來柔弱膽小，而柳九九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姑娘，從打扮到長相沒有半點老闆娘的樣子，還不知死活的衝著劉昭的側臉吹氣，將謹慎的劉昭惹怒。

沒想到這看似文弱的管帳夥計手勁兒有力，看似膽小柔弱的丫鬟腿腳有力，兩人就搞定劉昭了，完全不用他出手。

鄧琰握著手中的劍，蹲在桌子上饒有興致地開始打量柳九九，見她被利刃割了脖子卻不哭不鬧，唇角還帶著如春風般的笑意。他不禁搖頭感歎，陛下讓他打探的這位姑娘，當真是與眾不同，這九歌館也真是臥虎藏龍。

柳九九望著蹲在桌子上的鄧琰，也是愣住了，這白衣少俠蹲著的姿勢都這麼好看啊……

鄧琰從桌上跳下來，蹲在柳九九面前，用手指點了點自己的脖頸，疑惑問道：「老闆娘，妳脖子不疼啊？」

柳九九呆呆望著他，抿嘴點頭，又搖頭，「少俠我不疼。」

鄧琰「哦」了一聲，轉至暈厥的劉昭面前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搖頭道：「你們下手可真夠狠。」好歹是堂堂禁衛軍副統領，被區區一個夥計和丫鬟打成這副模樣，這要是傳回京城，豈不笑掉人大牙？

這劉昭向來幫太后做事，眼下在這裏出現，必是太后也得知他受命來調查柳九九一事。

當今太后對陛下溺愛至極，後宮嬪妃無一不是她親自替陛下挑選的。陛下登基之時年紀尚輕，之前東宮並無太子妃，登基之後心繫國家大事，皇后之位一直空懸。最讓太后頭疼的，莫過於周凌恆登基後從未臨幸過眾嬪妃，後宮四妃年輕貌美，個個絕色，周凌恆硬是連看都不曾看一眼。

太后為了讓皇帝臨幸嬪妃是費盡了心思，這回太后從小安子那裏得知，陛下要遣人去柳州城尋一位叫柳九九的姑娘。太后一聽是個姑娘，忙也遣了劉昭前來打探柳九九，若這姑娘身家清白，便接來宮裏。

糯米扶著柳九九起身，柳九九捂著脖子吩咐土豆，「土豆，快，把這人送去官府。」鄧琰摸著下巴望著劉昭，此人向來高傲狂妄，在京城時便仗著太后之勢，老欺負他屬下，有報仇的機會他當然不會放過。

他伸手進劉昭衣服內，將他令牌扯下，不動聲色塞進自己袖中，繼而招呼土豆，「以防他半路醒來，找條繩子將他給綁起來。」

土豆早準備好了繩子，他白了眼鄧琰，嘀咕道：「你又是誰？」

鄧琰抓了抓後腦杓，笑得眉眼彎彎，露出一排小白牙，「我……我是從京城來的，幫我家主人來辦事，路過九歌館正好瞧見這人在此作祟。我素來俠義心腸，見不得這些人打家劫舍，因此從窗戶外衝了進來。」

土豆狐疑的覷了一眼鄧琰，哪有人自己誇自己的，臉皮也忒厚了唄。

鄧琰目光掠過土豆，落在柳九九身上。這姑娘模樣生得討喜，是個福氣相，不過這容貌比起後宮四妃……似乎沒什麼可比性，全然不是同一種類型。

柳九九招呼鄧琰坐下，讓糯米將桌上一簇未動的飯菜拿去熱了，重新端上桌招待鄧琰。

鄧琰連日趕路皆以乾糧充飢，這會兒吃了柳九九做的菜，味蕾猶如從地獄跨至天堂，用野菌燉的肘子可口甘鮮，肉菌入口俱化，肘肉放進嘴裏一抵便輕輕化開，半點沒有豬肘子的肥膩感。

柳九九雙手交疊，下巴擱在手背上，仔細打量面前的俊朗少俠，「好吃嗎？」

「好吃！」鄧琰又挑了一塊排骨放進嘴裏，這一口咬下去同方才的軟化糯口不同，而是不一樣的酥脆感，甜脆輕薄的紅糖裹著排骨，白齒一咬，爽脆多汁，不柴不膩，酸甜味適中開胃，加上芝麻提香，口感細膩豐富，沒有半分調味料混合

的突兀，糖醋排骨的湯汁呈糖稀色，他吃完排骨還不過癮，端起盤子將汁水扒進米飯裏拌勻。

由竹蒸籠蒸煮出來的米飯粒粒飽滿，嚼之柔韌噴香，裹了糖醋排骨湯汁的米飯好吃到不行，鄧琰連吃十碗，唇齒間被甜醋醬汁溢滿，末了，他端著空碗回味無窮，望著柳九九問道：「九九姑娘，這排骨是誰的手藝？」

「我的，這糖醋排骨是我們九歌館的招牌菜。」柳九九眨著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望著鄧琰，「怎麼樣？好吃嗎？」

鄧琰看著她那雙漆黑清湛的雙眸，這般近距離一瞧，這姑娘眼睛就跟黑葡萄似的，白嫩臉龐猶如剛出蒸籠的水晶包，看得他食慾大開。他將空碗遞給糯米，「麻煩再來一碗！」

糯米接過空碗，轉身時默默念了句，「十一碗，嘿，賺了。」

就這樣，鄧琰對著柳九九乾吃了一碗白米飯。

鄧琰第一次瞧見柳九九這種姑娘，這姑娘第一眼看著一般，第二眼看著挺討喜，吃飽飯再看，奇了，怪有食慾的一張臉。

柳九九越瞧鄧琰越喜歡，她就喜歡能吃的漢子。

鄧琰完全符合她對未來夫婿的要求，英俊不凡並且能吃。近些年柳九九見過不少英俊男子，一個個吃得比麻雀少，嘴比金絲雀挑，譬如街口那個秀才，吃兩口包子便擦嘴說飽了，難怪生得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；再譬如王員外家的王公子，堪稱柳州城第一俊男，可那位王公子吃飯斯文得就跟他長相似的。

這些男人個個條件都好，也有不少媒婆上門來替秀才、王公子等人向柳九九提過親，全被柳九九給拒了，這要是日後成了親，她做一桌子菜沒人吃怎麼辦？

她爹從小教育她，養男人就得養他的胃，至於為什麼要養男人的胃？柳九九的理解大概就是——不能浪費了自己的好手藝。

柳九九覺得鄧琰挺好，長得俊，能吃，還能乾吃一碗白米飯，大概也挺好養活的。鄧琰放下空碗，擦了一把嘴，掏出一錠銀子擱置在桌上，衝著柳九九豎起大拇指，「柳姑娘，妳做飯可比我媳婦兒做的好吃多了！」

「媳婦兒？」柳九九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鄧琰揉著肚子，坐姿瀟灑地長舒一口氣，「我那媳婦兒一整個爺兒們性格，除了打……打架，啥也不會。」

柳九九扁嘴，「你有媳婦兒啦？」

鄧琰點頭，嘿嘿一笑，「兒子都快有了。」

柳九九的心「嘎砰」一聲碎掉了，俊俏能吃的好男人飛了。

她低歎一聲，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「你吃了十一碗飯，這點銀子不夠。」

鄧琰「啊」了一聲，「你們這裏的飯菜怎麼比京城還貴？」說著又掏了兩錠銀子擱在桌上。「多的不用找了，今晚我在這裏住下。」

看著糯米帶著鄧琰上客房，柳九九捧著臉發了會呆，有一種「好男人都有主」了的失落感，她覺得自己這輩子可能會……嫁不出去了。

嚶……好憂傷。

土豆從衙門回來，讓柳九九和糯米端著板凳進廚房。

這些年土豆處事謹慎，這一次柳九九差點被割斷脖子，他和糯米一顆心現在都還未放回去。他說：「小姐，反正咱們在柳州城生意也做不下去了，咱們換個地兒重開九歌館，妳覺得如何？」

柳九九坐在灶臺前的板凳上，撐著下巴想了想，說：「不然……我們去京城吧？」她很小的時候在京城住過，不過過去了那麼多年，她對京城的印象已經淡了，如果不是因為周凌恆的提議，她或許不會想去京城重開九歌館。

糯米和土豆面面相覷。

糯米道：「小姐，妳忘記老爺臨終前的囑咐了嗎？天下之大哪裏都去得，唯獨京城去不得。」

柳九九扭腰站起來，望著糯米，「我爹那不是擔心遇上仇人嗎？可已經過去那麼多年，就算我杵在仇人面前他也未必認得。再者，兵不厭詐，仇人又怎會想到我們會回京城，他怕是早以為我在河裏淹死了吧？」那年柳家遭難，她被仇人扔進湍急的河裏，差點淹死。

土豆望著柳九九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去京城重開九歌館，也未嘗不可。」

「那就這麼決定了，我明兒個去收帳。」柳九九拍拍手，「我現在便去收拾東西，土豆，你去雇一輛牛車、一輛馬車，你跟大黑坐牛車，我跟糯米坐馬車。」

土豆望著柳九九，一臉的委屈，敢情他的地位就跟大黑一樣嗎？

柳九九走後，糯米抬腿踢了土豆一腳，「你忘記老爺臨終前的話了嗎？怎麼可以同意小姐去京城？」

土豆「哎喲」一聲，揉著大腿解釋道：「小姐說得沒錯，都過去了那麼多年，就算她站在仇人面前，對方也未必認得出她。再者，京城地靈人傑，說不定能找到好大夫治好小姐的病，剛才小姐被割了脖子還自言自語念叨『排骨大哥』，妳難道就不覺得小姐這病越來越嚴重了？小姐的病耽擱不得，得趕緊找個大夫來治。」這麼一說，糯米也覺得在理，連忙點頭說：「是，治小姐的病要緊。」

烈日灼烤著巍峨皇宮，各宮各殿忙碌的太監宮女無一不是大汗淋漓。京城氣候乾燥，比起柳州城更為炎熱。

慈元宮四周臨水，三交六椀菱花窗對外敞開，窗外小溪涓涓，綠柳成蔭，較之其他宮殿更涼爽些。年逾五十的薄太后躺在貴妃榻上，單手扶著額頭，雙眼半闔，貴妃榻兩側站著兩名宮女，各執一扇，為她搧風消暑。

太后最近因為皇帝的事操碎了心，歷代皇帝哪個不是當太子時便有了子嗣，即便沒有，登基之後面對著後宮三千佳麗，總要臨幸幾個、寵愛幾個，還怕沒有兒子抱嗎？現在倒好，後宮佳麗個個姿色出眾，周凌恆硬是瞧也不瞧一眼。歷任帝王不是沒有養男寵的先例，可她這兒子也沒見他養什麼小白臉，他這不愛女不愛男的，到底是有什麼毛病？

最近她又聽說，周凌恆時常一個人坐在殿內自言自語，今兒個晌午還在殿內發了場脾氣，將一張實木桌一掌拍碎了，即便是鐵打的手掌也禁不住他這般拍打啊！難不成是今日天氣過於悶熱，以致他心情煩悶？

周凌恆聽聞太后身體抱恙，忙從乾極殿趕往慈元宮來探望。他剛一踏進慈元宮正殿，一陣涼意便撲面而來，窗外還飄進一抹青翠的柳枝兒，翠青的綠色同涼爽的空氣混合，讓原本燥熱煩悶的周凌恆頓時舒坦了不少。

太后見皇帝走進來，趕緊讓宮女扶她起來。

周凌恆見狀，上前扶著她，關切問道：「母后身體可好些了？」

「也沒什麼大病。」太后拍了拍他的手背，直接切入主題，「恆兒，最近宮中進了一位美人，能歌善舞，溫柔端莊，你……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周凌恆想了一下，「哦」了一聲淡淡道：「母后說的可是那位李美人？」

「是是是，正是，你都記住她姓什麼了？」太后眼睛放光，這是兒子頭一次能記住後宮佳麗的姓氏。

周凌恆冷哼一聲，嘀咕道：「李美人與眾不同，朕想忘記都難。」那位李美人膘肥體壯，長得就跟豬八戒似的，那能叫美人？母豬差不多吧！

我的母后，您當真是病得不輕啊。

太后也來了興致，拍著他的手背說道：「這李美人是我親自挑進宮的，是個討喜的姑娘。說起來，我都好幾個月沒見過她了。依雲，去，將李美人請來。」

一名宮女上前跨出一步，福了福身應了聲，便轉身走出了慈元宮。

半個時辰後，她帶著李美人跨進慈元宮。

李美人一走進周凌恆和太后的視線，母子倆當即目瞪口呆：好大一隻……美人！

周凌恆只那麼一瞥，便抬手掐著太陽穴扭過頭，一臉難色地望著太后。

太后打量著眼前這位李美人，也是嚇得不輕，她尷尬地看了眼兒子，抖著手指著李美人問道：「妳是……李美人？李廷尉家的閨女？」

「是。」李美人跪在地上，垂著頭輕聲回答。

「來，抬起頭讓哀家看看。」太后望著跪在貴妃榻前的李美人，用膘肥體壯這個詞來形容此時的李美人那是十分貼切，不過太后還是抱了點希望，身肥體壯不要緊，臉漂亮就行。

李美人一抬頭，太后的心臟又是突兀一跳，嚇得朝後一仰，拍拍自己胸脯表示嚇得不輕——乖乖，好好的美人怎麼成了這德行？

待李美人走後，周凌恆無奈道：「母后，您也別怪兒臣對女人挑剔，後宮佳麗都這德行，一個個長得跟五花肉似的，兒臣如何能下得了口啊？」

「胡說。」太后捏著手帕擦了擦汗，微怒道：「也就一個李美人不知愛惜自個兒身材，哀家親自幫你挑選的四妃，個個傾城絕色，怎麼也不見你去吃？」

周凌恆覺得多說無益，抬手招來宮女，「那個依雲，妳去把四妃請來。」

「是。」依雲福了福身，聽命辦事去。

後宮四妃從進了宮就只見過一次皇帝，這次聽說要在慈元宮面聖，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髮式一個比一個眼花撩亂，臉上撲的粉皆像戴了張面具一般，奈何宮

外天氣太熱，到慈元宮時四妃已經滿額大汗，臉上妝容花了不說，身上的薄紗衣皆被汗水浸濕，周凌恆怎麼瞧，都覺得這四妃像是將將從開水中打撈出來的肥膩五花肉。

太后望了一眼跪在貴妃榻前的四妃，嚇得手中的冰鎮荔枝滾落在地，抬起手指顫顫巍巍指著她們道：「這……這這……依雲，她們是誰啊？」

「回太后，是四位娘娘。」才多久沒見，依雲再看到這四妃時也是嚇一跳，想當初四妃個個傾城絕色，身段妖嬈，最不濟的也是個正常的巴掌臉、小蠻腰，可眼下這四個同那李美人一樣，粗臂圓臀，虎背熊腰，走起路來顫的不僅僅是髮鬢間的玲瓏步搖，還有身上一層疊一層的肥肉。

太后嚇得不輕，她握著周凌恆的手，一口氣沒喘上來，差點沒氣暈過去，好在周凌恆眼明手快拉住她的手，抬手讓四妃趕緊出去。

四妃望著周凌恆也是驚愕，陛下這好不容易召見她們，怎麼什麼話也不說便讓她們離開，難不成……是她們還不夠胖？

待四妃走後，周凌恆拍了拍太后的背，給太后順了順氣，「母后，如今後宮嬪妃是個什麼資質您也瞧見了，不是朕不願意開口吃，但您瞧瞧那些五花肉，兒臣怎麼下得了口啊？」

周凌恆望著太后，一臉痛心疾首的神色，就差沒捶胸哀嚎了。他給太后剝了一個冰鎮荔枝，將冰冰涼涼的果肉遞至太后嘴邊兒，輕聲哄著太后，「母后，兒臣還年輕，臨幸誰這事兒不急，等兒臣處理完國事，得空去後宮轉轉，挑個美貌體勻的姑娘。兒臣若是去臨幸那幾塊五花肉，萬一將瘦弱的兒臣壓得手殘腳殘無心國事怎麼辦？這還算小事，若是那四妃日後給兒臣生個皇子公主，個個長得跟塊大肥肉似的，那得多失國體。母后，您說呢？」

太后想像一個個肥頭大耳的皇子公主，忍不住打了個寒顫，揉捏著脹痛的太陽穴低聲歎氣，「恆兒啊……」她只想抱個孫子，怎麼就如此困難？

周凌恆見太后暫時妥協，唇角輕揚，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笑容，隨即不動聲色拍了拍太后的背，安慰道：「兒臣還有事情處理，就先告辭了，母后您好生休息。」

太后捏著太陽穴，歎了聲氣，卻是什麼話也再難說出了。

周凌恆一跨出慈元宮，在正殿外等候多時的小安子迎了上來。

小安子拿著蒲扇替周凌恆搧風，小聲問道：「陛下，奴才方才看見李美人和四妃進去沒多久便出來了，是不是……」

周凌恆負手而立，昂首挺胸道：「小安子，事情辦得不錯。」

小安子得到誇獎，對著周凌恆彎腰道：「奴才應該做的。」

說起來周凌恆後宮有三千佳麗，他一瓢都未飲過。他不是不喜歡女人，只是他挑女人比挑糖醋排骨還要喪心病狂，他看後宮女人個個不順眼，一個兩個長得都沒什麼靈氣。為了找到藉口不碰那些女人，便想了這麼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三個月前，他讓小安子在後宮私下傳了一條消息，誰糖醋排骨吃得多，他便臨幸誰。三個月來，御膳房往後宮送去的糖醋排骨也都有記載，後宮佳麗們當真以為是皇帝讓人統計她們所吃的排骨數量。

於是後宮內但凡有點權勢的妃子美人，糖醋排骨的量每日少說十盤起，如此不過三個月，後宮四妃以及李美人便成了膘肥體壯的大胖子。

小安子笑道：「陛下，那後宮四妃和李美人的體態當真駭人，那般模樣太后總不至於讓您去臨幸她們了吧？」

周凌恆粲然一笑，「太后嚇得不輕，不過此招也拖延不了多久。說起來，那些姑娘也是可憐，她們在這宮裏消耗青春，於朕於她們來說，都是不公平的。」

小安子忙點頭說是，「歷代以來，哪一代的後宮不是表面看似平靜，實則腥風血雨、妳爭我鬥的，可不就是為了得陛下恩寵。」

「所以，朕得趕緊找個合心意的姑娘。」周凌恆拂了拂衣袖，「再找個機會讓後宮散了，放那些姑娘出宮找個如意郎君嫁了。」

小安子望著皇帝，目光複雜。

周凌恆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「你瞧著朕做什麼？朕臉上繡了花嗎？」

小安子頷首道：「奴才只是覺得陛下處事特別。」

「特別？哪裏特別？你是覺得朕特別英俊是嗎？」周凌恆摸著自己下巴，粲然笑道：「朕也這般覺得。」

柳九九迫不及待想去京城做生意，同時也急著將九歌館賣出去。

售賣九歌館的消息一放出去，柳州城一片歡天喜地，一口氣能吹走人的妖孽總算要走了，可問題是，妖孽住過的九歌館誰敢買啊？

九歌館的大門日日敞開，除了鄧琰再沒其他客人來光顧生意，也無人來詢問酒樓的價格，土豆閒得打了一萬八百遍算盤，糯米閒得用筷子夾死了幾十隻蒼蠅。

柳九九坐在大堂裏，望著九歌館淒淒涼涼的正門，咳聲歎氣。

老闆娘不給做飯吃，鄧琰就自個兒跑去廚房扒拉了一堆烤紅薯。他咬著烤紅薯從廚房走出來，順口問道：「九九姑娘，妳這九歌館多少錢肯賣啊？」

鄧琰這話剛出口，土豆、糯米、柳九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過來將他圍住。

柳九九上下打量鄧琰，「少俠，你是京城來的吧？聽說京城人房價貴，房子又小又難住，您瞧瞧我們柳州城四季如春，環境清爽宜人，是個安居的好所在，我這九歌館又靠著柳城河，推開窗就能看見清澈的河水，堪稱柳州第一河景房，你若誠心要買，就這個數——」她伸出三根指頭。

「三千兩？」

柳九九正想說三百兩，就見鄧琰咬了一口紅薯道：「九九姑娘，這價格在京城連個茅廁都買不到啊。」

「茅廁……」都買不到……

土豆將手中算盤「嘩啦」一搖，正色道：「少俠，我們也是急著搬遷，否則也不會這般低價售賣酒樓。就三千，您一句話，要還是不要？」

三千兩這麼大一座酒樓，傻子才不要吧！他想著若在柳州買下這麼大一座河景房，年老之後同娘子來這裏安居，當真是美事一樁。

將手中漆黑黑一團的烤紅薯塞進土豆懷裏，道：「這個你幫我拿著。」接著用輕功飄上樓，拿了一疊銀票下來塞進柳九九手裏，「九九姑娘妳數數，看看這些夠不夠。」

柳九九握著一大把銀票，整隻手都在顫抖。

她忙讓土豆拿了地契房契來，同鄧琰去了官府登記報備一聲。

回來收拾的時候，柳九九不禁感歎，「京城的人，可真好訛。」

為了防止鄧琰反悔，柳九九一行人急忙上了路。

等他們的馬車牛車出了城，糯米才開口問柳九九，「小姐，我們就這樣丟下鄧少俠，是不是有點不厚道啊？」

柳九九一巴掌拍在糯米腦袋上，「在商言商，說什麼厚道。」

去京城之路很辛苦，連日來的顛簸讓柳九九頭昏腦脹，就連大黑狗也被牛車顛簸得無精打采，半路上柳九九和大黑狗暈車，一人一狗跳下車，蹲在路邊歪著腦袋狂吐不止。

半個月後到達京城，柳九九雙下巴沒了，尖了不少，馬車一進京城，病殃殃的柳九九頓時精神起來，她用纖長的手指挑開車簾，探出腦袋稀奇地打量繁華的京城街道。

街道上人來人往，兩旁的建築皆是兩、三層的閣樓，青磚碧瓦，氣派奢華。街道兩旁有叫賣的小販，有扛著冰糖葫蘆叫賣的老頭，還有挑著草鞋叫賣的年輕壯漢。馬車經過一間布莊，柳九九睜著眼睛巴巴地打量著幾名穿戴華麗、髮髻上插滿金釵、步搖的女子，她櫻紅的小嘴微張，心裏想著京城的女子果然不一樣……

土豆倒是對京城熟門熟路的，趕著牛車往京城東街的一家客棧走。

不過這客棧只是暫時的落腳處，在奔波了整整三日後，柳九九被京城的物價房價嚇得不輕，在柳州城三千兩可以買下一座酒樓、兩座大宅，而在京城……三千兩只夠在人偏少的西大街租一間小商鋪一年。

正當柳九九和糯米在房內盤算著要回柳州城時，土豆帶著地契房契從外歸來。

柳九九不可思議地望著土豆遞來的地契房契，竟是東街最繁華地段的鋪子，上下兩層，後臨護城河，前臨繁華街市，這個位置開酒樓是最合適不過。

柳九九握著地契房契，皺了皺眉頭，一臉不可置信的望著他，「土豆，說實話，你是偷的還是搶的？」

土豆施施然坐下，給自己倒了杯茶水喝，「小姐，妳忘記啦？我是京城人，我爹娘是商人，他們去世後我便跟了老爺做事，家裏的產業一直交由管家打理。這次回京城，自然是要拿回屬於我的東西。」

糯米和柳九九瞠目結舌，土豆這個深藏不露的富豪！

柳九九捏著地契房契望著他，「土豆，你缺丫鬟嗎？」

糯米也抿著嘴眼巴巴地望著他，「土豆大哥，你缺媳婦兒吧？」

土豆一口茶水噴在糯米臉上，擱下手中茶杯道：「小姐，我這命是老爺救的，我的就都是妳的，妳的還是妳的。」

柳九九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「本小姐就知道你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！」

土豆拿來的鋪子以前就是開酒樓的，裏頭桌凳都有，只要稍作打理換了招牌便可重新開張了。

奇怪的是九歌館開張頭一天冷冷清清，沒有客人來光顧，柳九九以為問題出在自身，可她帶著糯米去京城所有的酒樓逛了一圈兒才知道，不僅僅是她的九歌館，京城內一些老酒樓都沒什麼客人。

她們打聽了一下，總算知道了其中緣由，京城酒樓的菜是出了名的難吃，但凡手藝好點的廚子皆被召進宮當了御廚。

狗皇帝害得京城美食蕭條，柳九九氣恨道：「狗皇帝果然是狗皇帝，半點不虛！」開張第三日，柳九九在九歌館門口擺了幾張桌子，桌面上鋪上橙黃桌布，吩咐土豆、糯米擺上十幾個空瓷盤。她打算大展廚藝，免費招待京城百姓吃糖醋排骨，讓他們感受一下她柳九九的手藝。

白吃誰不吃？

京城百姓一聽有白吃白喝的好事，連忙趕來九歌館圍觀。

晌午時分，九歌館便被圍得水洩不通，就在大家飢腸轆轆之時，柳九九端著一大鍋糖醋排骨從九歌館內走了出來，鐵鍋木蓋一掀，糖醋排骨的甜香便隨著氤氳的熱氣溢了出來，香味兒勾得人垂涎欲滴。

柳九九一手端著鍋，一手拿著鍋鏟，每一個盤中只放入一塊排骨，再配以半勺醬汁。

糖醋排骨的香味已讓一千百姓為之癡狂，柳九九舉著鍋鏟才開口說：「請……」「用」字都還沒說出口，百姓們便如餓狼一般一擁而上，將排骨一搶而空。

擁擠的人群中，有人剛舔了口醬汁兒，手中排骨便被人給搶去，啃完肉有人連骨頭都不放過，搶了過來輪番舔味兒。

有人舔完盤子，大大方方扯下錢袋扔進柳九九端著的空鐵鍋裏，大搖大擺走進九歌館，「老闆娘，給我來五盤排骨！」

柳九九拿起錢袋掂了掂，喲，還不少！遂端著鐵鍋跨進九歌館，「客官稍等片刻，排骨馬上就來！」

起了這個頭，門外的百姓蜂擁而至，將樓上樓下的座位占了個滿，一點菜，柳九九得做一百來盤糖醋排骨。

糯米幫襯著柳九九搭了四口鍋，在四個灶臺內來回添柴燒火。柳九九也半點不閒著，她一個人兼顧著四口鍋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碰巧周凌恆這個時候也在吃排骨，兩人聯繫上了。

時隔半個月，周凌恆再次聽見柳九九的聲音，興奮完全將他上一次對柳九九的憤怒和怨念沖刷得一乾二淨，他道：「鏟鏟姑娘，近來可好？生意可有起色？」

柳九九兩手拿著鍋鏟，忙得上氣不接下氣，「排骨大哥，咱們等會兒再聊啊！」糯米正好到一旁拿柴來添，沒聽見主子的自言自語。

周凌恆被國事折騰了大半個月，可不想放過這個消遣的機會，他語氣霸道地說：「不成，陪我聊天。」

柳九九擦了一把汗，舉著鍋鏟指揮糯米，「可以慢慢滅火了，排骨可以出鍋了。」說著，她抿著嘴抓了兩大把芝麻，分別撒入四口鍋裏，藉著灶內的餘火將芝麻爆熟爆香。

接下來她開始將排骨裝盤，每一個空盤裏都只放一鏟子排骨，經過她精巧擺盤，普通的糖醋排骨頓時增添了高貴氣質。

「呼……」擺完盤，柳九九大汗淋漓，吩咐糯米將這些排骨都給客人送去。等糯米端著五盤糖醋排骨走到廚房門口，忽聽背後傳來柳九九低低的聲音——「排骨大哥，我在京城開了家九歌館，你什麼時候來光顧我的生意？」糯米背脊一顫，小姐……又犯病了。

一聽這話，周凌恆激動的從椅子上滑了下來，一旁伺候他用膳的小安子忙搭手去扶他，小安子剛將他扶起來，便見陛下盯著碗道——

「鏟鏟姑娘，妳年齡幾何？相貌如何？」

啊？柳九九愣住，難道排骨大哥吃排骨還看做排骨的人？

周凌恆坐起來，等待柳九九答覆。

萬一這位鏟鏟姑娘是個聲音少女、年逾四十的大嬸……那他還是別去九歌館了。他轉念又想，若鏟鏟姑娘是個溫柔的小姑娘，他這副容貌將人家小姑娘迷得神魂顛倒可怎麼辦啊？

哎喲喂，見個姑娘而已，他怎麼就這麼頭疼？

聽見周凌恆「哎喲」一聲，柳九九關切問他，「排骨大哥，你沒事兒吧？」

周凌恆衝著小安子使了個眼色，小安子意會，頷首退出了乾極殿。周凌恆揉了揉自己金尊玉貴的臀，「嘶」了一聲，「沒事兒，方才不小心從椅子上滑了下來。鏟鏟姑娘，妳還沒告訴我，妳年齡幾何？相貌如何？」

問年齡柳九九尚能理解，可問相貌……她總覺得有些怪異，躊躇片刻才說道：「我今年一十七歲，街坊鄰居常說我長得像剛出蒸籠的饅頭。」

「剛出蒸籠的饅頭……」周凌恆捏著下巴思量片刻，「欸，朕……我討厭吃饅頭。」

「排骨大哥你挑食啊？饅頭可好吃了，饅頭可以做成金酥香脆饅頭片、茄夾饅頭片，還有……胡蘿蔔炒饅頭粒！」柳九九掰了掰手指，饅頭能做的美食太多，她十根指頭也掰不過來。她拿著鍋鏟在灶臺前踱來踱去，又道：「排骨大哥，你在京城什麼地兒啊？不如……你來我九歌館，我親自為你做一桌美食？」

周凌恆握起手乾咳一聲，他倒是頭一次聽說饅頭還能炒。「鏟鏟姑娘，妳挺年輕的啊。」他感歎道，他比柳九九大四歲。

「排骨大哥你很老嗎？」柳九九忽然想起這個問題。她從未見過排骨大哥的樣貌，只聽過他的聲音，而從聲音聽來，排骨大哥應該很年輕才對。

「我可是溫潤如玉的翩翩公子。」周凌恆捋了捋自己額前垂髮，盯著正前方的柱子隔空對柳九九拋了個媚眼，彷彿鏟鏟姑娘就在他面前似的。

他在皇宮平日看見女人是繞著走，可對柳九九……他不知怎麼了，總想在她面前表現表現，甚至想對他展示自己英偉的身姿，俊秀的容顏……

咳……大抵是頭一次要見熟悉的陌生姑娘了，有些緊張。

柳九九還得忙著再做排骨，她跟周凌恆約在五日後晌午時分九歌館見面。糯米往返幾趟，總算將所有糖醋排骨給客人端了出去，每次過來都瞧見小姐對著灶臺說話，不禁咳聲歎氣的，小姐又犯病了……

排骨快涼了。

周凌恆同柳九九告別，頗有幾分戀戀不捨，柳九九也有些不捨，她想，難得她跟排骨大哥這般有緣分，她一定得讓排骨大哥好好嚐嚐她的手藝。

柳九九雙手撐著下巴，胳膊肘杵在灶臺上，開始幻想排骨大哥是個什麼樣的人，先後幾次的溝通，柳九九大概知道排骨大哥很愛吃排骨，而且很挑食，很浪費……她開始擔心，萬一排骨大哥不愛吃她做的菜，失望了怎麼辦？

她這邊擔心自己的手藝不合排骨大哥的口味，而周凌恆擔心的卻是自己俊秀的模樣會將鏗鏘姑娘吸引得無法自拔，不是他自戀，可自己若不是「天生麗質難自棄」，不然那些後宮佳麗們看見他，怎麼就跟一匹匹餓狼似的，那些個女人看見他時的那眼神，嘖嘖，泛著綠光，森森可怖。

忙活了一天，柳九九腰痠腿痛，她一隻腿踩在凳子上，坐姿一整個大粗老爺們。糯米給她捶著腰背，土豆則坐在一旁算帳。

這帳一算下來，讓土豆大為驚喜，他將帳本推給柳九九看，「小姐，今兒個一天的收入抵得上柳州城一個月的收入了！」

原本還無精打采嘟囔著「腰痠腿痠，累死老娘了」的柳九九登時精神煥發，她奪過帳本掃了眼上頭密密麻麻的字，頓覺頭疼眼睛疼，略過繁雜的一筆筆帳目，目光直接落在末尾的數字上。

這一天下來，他們淨賺五百兩啊……

按著這個節奏發展下去，她很快就能在京城開分號，置大宅，迎娶英俊美少年。她捧著一張圓臉開始憧憬，似乎已經看到自己富可敵國、站在京城最高端俯瞰眾生的霸氣模樣。

單單只這麼一想，柳九九心裏便暢快。